

許
魯
齋
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許魯齋集

許衡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集羣聖之大成者曰孔子、孟氏子輿、私淑而亞於聖者也。集羣儒之大成者曰朱子、魯齋先生、私淑以成其儒者也。孟子去聖人之世未遠，而先生之生，距朱子之沒，亦不過數年。議者謂先生之時之遇，適與孟子合，而先生實慨然以孟子自任，故其對世祖，卽述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而與權臣阿合馬論事，則持正不肯少屈。於王文統之言利，直以義爭之。其巖巖氣象，亦有與孟子相彷彿者。若夫以王道望其君，合則留，不合則去，與夫爲太子師，恐坐講難行，不就職，其難進易退之間，又庶幾乎於孟子有合也。故先儒謂先生之出處合道，由善學孔子得之。余謂先生之善學孔子，由善學孟子得之者也。雖然，先生有言：「吾於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夫以先生之敬畏四書，是敬畏孔孟也。先生之敬畏小學，是敬畏朱子也。舍小學何以至大學，舍朱子何以至孔孟？夫乃知先生之善學孔孟，又自私淑朱子得之也。世有善讀先生之書者，論其世以友其人，考其言而師其行，且敬且畏，亦如先生之於四書小學也。於以私淑先生，無難矣。

康熙戊子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陳序

儀封張大中丞、以元老巨儒來撫吾閩。設講舍、延文士、輯先儒遺書。次及許魯齋先生集。正朔奉以卒業。作而言曰：自孔孟以來、理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派、指不勝屈。降而至明、薛敬軒、胡敬齋、諸先正亦接踵起。若元、獨先生一人。當程朱氏之風淒微、而卓然自立。繼先賢之墜緒。譬如支大廈以一木。明孤月於中夜。非名世真儒孰能與於斯。先生涵泳聖涯、慨然以道爲己任。避亂轉徙、所至從游日盛。遇知元世祖、屢辭要職。惟爲國子祭酒則喜。曰：是吾事也。教人專以小學四書。不尚文辭。去後、弟子服教弗衰。及退老於家。太子使人謂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嗟夫、彼以先生存則道存、惡知先生往而道不與俱往乎。嘗覽其遺書、奏議、說書、雜著、諸篇、抑邪說、扶正道、皆悲天憫人、而覺世之所爲作也。先生在太學時、手植兩樹於廟庭中。迄今列峙。與先生俎豆並垂不朽。吾輩望之、且肅然斂容、必恭敬止。而況先生手著之書、持天人之會、繼絕學以示來者。中丞公方倡明斯道、闡宋明儒脈、上逮孔孟、而烏得不爲表彰。以公諸世。正朔老矣、學殖荒落、豈能與文章之觀。然而聞風興起、羹牆如見、則斯集也、獨能已於私淑乎哉。晉江後學陳正朔謹書。

許魯齋集目錄

卷之一

遺書

卷之二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爲君難六事

雜疏四首

對御

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略

讀易私言

讀文獻公撰著說

論陰陽消長

小學大義

對小大學問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論生來所稟

答或問不遷怒

卷之四

雜著

答仲叔二首

論子玉請復曹衛

辨說

高凝字說

王生名字說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祭鄒國公文

祭李生文炳文

留別譚彥清

呈丞相乞致仕狀

辭免京兆提學狀

書簡

與竇先生

與耶律惟重

與子師可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二首

與友人

與孫謙甫

與孫伯玉二首

與張仲謙二首

與廉宣撫五首

代李和叔與兄子

卷之五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制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卷之六

元史本傳

國學事迹

古今儒先議論

許魯齋集卷之一

遺書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

元

許衡撰



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持原作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天地閒。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若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旣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

所慕。督責榮耀。皆其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正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心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卽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閒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於爲治也何有。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於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疏之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許魯齋集卷之二

奏議

上時務書二首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回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遇。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模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人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

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卻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必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規模。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朝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治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勦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常議此。此而不務。孰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乘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勦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

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尙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

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敍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六事

踐言
去邪

防欺
得民心

任賢
順天道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款陳於後。

【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已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一身一心。

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今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防欺】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摔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

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汎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

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何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尙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敗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損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旣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

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初。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立也。封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

優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雜疏四首

臣衡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者。商論歷代勦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已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旣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慝。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衡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惟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爲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已困苦。至於己酉庚戌。民之

困苦極矣。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故知此弊。及其繼統，不惟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云云。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湊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觸事遽怒，怒之色見於貌，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無不中節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土姬七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

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右四疏皆非全文。從刪棄錄出附此。

對御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上。見上。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爲徇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尙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聞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未知是否。

許魯齋集卷之三

說書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著。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爲運行。中間便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土寄王四季各十八日。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重爲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是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蟲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雁大的小的。厮隨著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閒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

沐浴盆上寫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淨。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著。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不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說朝廷跟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爲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爺娘跟前孝順。便是爲子的道理。最上等好處。以至孩兒每跟前慈愛。便是做爺娘的道理。最上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閒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著行呵。便是止於至善。一件事到跟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不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便理會的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閒。將事上心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日學一件。把那一道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爲一件。又恁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這般窮究了多。咱心裏都是會得。久而聞天下事。好的歹的。合做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

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於人不見處。甚的歹句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卻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心。正正當當地。孔子道修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著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兒。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喫也不知滋味。心既正。身自修得正。身既修得正。家便可齊。齊家又在修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自己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比喻。爺娘愛孩兒好。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心既正了。身又修得正。在一家之中。爲父者慈。爲子者孝。一日在朝廷爲官。決忠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觀著百姓。恰似觀著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天下皆

行仁。桀王、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下頭人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便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此這堯帝讓位於舜，朝廷衆官皆興讓，這的是孔子道一家讓，一國興讓，天下皆這般的呵。那裏有那相爭還報的道理？在上的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長上，在下的便敬長；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憐見那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盡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件的道理，須索用自己心，一件件體驗過，依著行呵，便有益。若不用體驗，便似一場閒話，也似這般說過去了，便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呵，財常不關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曾說做宰相，只理會錢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收斂錢財，必損著百姓；損著百姓，必損著國家。小人多收斂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生受，卻道國家有利。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下怨，卻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修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修身。能修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腳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著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句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句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句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蹠，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蹠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蹠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這兒不是處，一日加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的，小的不做小的。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句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句當。心若有些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句當，卻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句當好，便如掩著那耳朵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卻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著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夕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卻用做好句當。又如楚平王在臨潼鬪寶，用那賢人贏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

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疆。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意見。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少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卻不思量這般東西。都是百姓的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爲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與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尋常不好笑。幽王好褒姒笑。卻去煙火臺上。擂鼓燒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爲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擄了。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修路。栽花插柳。打造龍船。准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游翫揚州。這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堯立丹朱爲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帝。天下都無相爭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地人。心若正。便有些行不盡之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

爲人件件從那正心上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步高如一步。學歹人的。如穿井一般。一步低一步。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下做將出來。撇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句當。在上的正呵。在下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坎。恆。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則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一本平上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

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

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

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

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重錄如左。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

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況六五

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不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

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敵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作柔。柔一作險。之始也。上陰一作柔。柔一作險。之極也。而已。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

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一作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

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一作舉。一作錯。而言之。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阨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

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剝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

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

而處。揆其資性。一作才。一作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

則違道而非正矣。隨頤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祇足爲累。他

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

屯噬嗑

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

一本作得失

非坤二柔中之比也。

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

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

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一本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心作究其處心爲累也作爲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

一本無惟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

一本無理字

而其

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

一本無有字

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

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

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惟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

柔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

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

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日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

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位近君多懼之地也。

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生親定如此

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

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四有補過之道。一本過作闕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

有應。尙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咎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有得吉之道。故有應無應。皆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惟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一本無故字。甚作頗。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

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无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愼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爲體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則勳德反下。此恆之象。有田无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坎不殊。順而入之。則得尤。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實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宜處多懼而无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作已身。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本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然一作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貞順之德。五字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凶告下作蓋臣之道。子之道。蓋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一本作莫有精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

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

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爲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一本作觀其辭。則戒之意可見。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吝。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云。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以其中正。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彊輔彊師。而六以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一本無之才。兩字。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剛陽下應則九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無九之。臣三字。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一無六字。其勢可嫌也。一無也字。得九二剛

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一本作致。亦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內無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才。四字。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

作惟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一無且字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以靜止

柔中上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爲也一無然字更或無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得於君道爲愈

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則事乃可濟故師泰

臨升或吉或无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

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无咎而他爻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

可由之方否解困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才適時甚足貴也臨離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乾坤小畜泰大過恆益巽兌節中孚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可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萃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有始厭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因其偏而用

者才尙可也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雖不美而翼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位雖處極

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良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貞剝大畜頤損艮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

教戒之辭惟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蓋其事已成也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

一本作校定
律公著說

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

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爲自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已甚可怪況

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

一字無

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撰必令多少之

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爲然也審矣爲演八卦靜變往來之

數云

一無字

爲乾而靜者八千

一本自註云

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又次之

三爻變者爲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

一本無字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元數成卦則六十四
備矣六子皆放此一本無正合至放此止云坤與六子同

爲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爲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爲震、爲坎、爲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

而震之兌、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

而震之坎、艮之震、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爲巽、爲離、爲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爲乾者、皆一千六百。

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三十。

二爻變而爲坤者、皆四千二十二。

而巽之離、兌、離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爲震、爲艮、爲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卻有八卦靜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蔡氏曰。一奇一偶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爲二。震二長而至四。元四復消而爲二。明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爲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四復消而爲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爲三。泰三長而至五。畜小五復消而爲四。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書者然也。積而至於久。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第未得一無之數。沿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溯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

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謹具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二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五。 三一。 三一。 二盡。

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閒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

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迺所謂教也。故引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爲說。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於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之教者必以明倫爲教而學者必以明倫爲學。敬身序引孔子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聖人以此垂戒則知凡爲人者

不可一日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敬身之目。其則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載三代時。聖人賢者已行之迹。其綱目亦有三。立教、明倫、敬身。用此事迹。以實前言。其外篇嘉言善行。皆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言。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爲人。故人之德有五。

仁義禮智信

人之倫亦有五。

父子君臣夫婦朋友

以人之德。行於

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

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修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

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縣，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人得之以爲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爲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今無不一般。只爲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爲智，得其濁者，則爲愚，得其美者，則爲賢，得其惡者，則爲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爲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堵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不肖；若美而不清，則爲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堵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則爲惡常順，爲善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爲濁。濁者可變而爲清。美者可變而爲惡。惡者可變而爲美。縱情則清美變爲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爲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人。皆有一般的明德。只爲生來的氣稟拘之。又爲生已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爲學校。以變其氣。養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人明德。皆如自己一般。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爲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心收斂。氣不麤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爲臣。爲子。爲君。爲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這一件先能著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論大才。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答或問不遷怒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須是忿思難始。

許魯齋集卷之四

雜著

答仲叔

衡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爲顏子樂處。意極精切。衡雖未能悟厥旨。已謹受教矣。家語論語。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賅。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爲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爲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卽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莅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往者旣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貴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務以能忘爲貴。則是旣失於外。而遂遺其內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爲兼愛之說歟。

論語予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爲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恆。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爲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贄之禮。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挾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閒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者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閒纔隱。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閒隨也。遣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爲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

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迺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非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燄。懾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旣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尙功利爲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爲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曉。不強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彼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己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

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或辨之不止。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歎。思有以告之。不識其果信否也。旣而悔之。已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疑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旣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因爲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爲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又改本云。去古旣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閒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游。曾未閱歲。迺遷居燕然。於今蓋入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改平昔。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

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修。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己未冬十月戊戌序。

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辨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於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疏。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

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麤。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爲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隱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敍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羸。此別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孟。束裝東行。令壻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斯。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邇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墮廢。欲汝同扶。天旣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剝。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來一報。人世我殊。生非己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汝。生其饗諸。

畱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旣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又接其論議。則尙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爲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驚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

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異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尙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

又一本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尙慕古人以有爲於時爲己任鞭策驚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反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爲不可也固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之苟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尙慕古人有爲於時蓋能是矣云云

呈丞相乞致仕狀

衡呈某舊患腳氣復因憂戚變爲腫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洩瀉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常分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效育才之助心獲無慊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

辭免京兆提學狀

衡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該廉宣撫保奏令某充本府提學者某自維非才不敢祇受卽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維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爲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

書簡

與竇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意一作圖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聞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一無此十四字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平則斯文可以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一作治豈一其來有素矣一作漸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繆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一作亂豈一其來有素矣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

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掘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掘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一作不救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一無此一句。有是像畫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浮。不足爲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一作相愛之深。未應乃爾。必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穉。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隳。怵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經夫婦誠孝。敬。以身體

之日積月彙。庶或有益。至於此等擬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愼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尙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疑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生格言。誦之甚熟。至彙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疑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爲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廬。與老妻稚子。竭力耕鋤。閒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願足矣。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圓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

懷翼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榮顯。固人之所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爲意。某頓首。

與仲晦仲一二首

將春敬維雅況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爲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卽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於亮。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爲之。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爲之。不惟取笑四方。爲士友所貴。亦恐用非其人。爲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悃。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某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使風不乏。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作書爲謝。

與友人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慙然。某也。與子爲師。與令親爲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爲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託韓遵道。過蘇門。款敍所懷。雖知強聒罔濟。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爲甚難。然天下公議。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卽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孫謙甫

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況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爲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能卽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旣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爲何如。會見時當秋涼。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孫伯玉二首

春初。遠維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懷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創。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爲幸。人行敬附鄙意。

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二首

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某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虛心。每每問及。尙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管見區區。只此爲是。是所以爲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某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爲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某當時不卽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膈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他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與廉宣撫

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時暑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

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爲國爲民自愛。區區不宣。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圃。爲老計。三數年雖所謀未果。而志意堅於向時矣。

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某以常爲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著於謔諺。聲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旣。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畏辭納於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旦望考校賦詩議論。積年於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於左右。冀復款於仲晦。仲一洎諸君子。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以諭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爲浮沈。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議論。是爲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其職。是羸犬負鳥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桑復求於宣撫廉公。冀爲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驚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以爲何如。

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

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尙矣。遠辱承寄。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間。迂闊之爲。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兄子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皆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惟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蔭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匹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

許
魯
齋
集
卷之四

聚於何時。

許魯齋集卷之五

附錄

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眞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亦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奸志靖於熙朝。辭祿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歷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元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旣嘉名之載易。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茲無斃。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公。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太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國子祭酒臣歐陽元奉敕撰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臣尙師簡奉敕篆額。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

數聖人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兪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旣沒之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元。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元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卽當神超八表。人閒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飢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卽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旣中選。畱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

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俱。雖有伎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畱館下。既畱。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詣者懼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卽祚。建元中統。召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畱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兆。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師。竇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翰林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卽家爲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畱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

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閒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語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爲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衆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卽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橐。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請建尙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爲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一。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旣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李羅爲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蘊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

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實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喧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旣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灑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尙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其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歎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舊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旣平。未嘗以失計爲歎。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尙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剏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此號。豈可

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工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真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閒。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尙書。諡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尙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爲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爲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尙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彙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

從宗、章珮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尉使都元帥甯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語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諡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內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元、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懷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坼、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畏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竊論

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元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爲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蟻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辨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旣歸。功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旣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輶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適。上曰仲平。汝左朕承。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達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旣稟。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墮。大學凌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爲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許魯齋集卷之六

元史本傳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彊之而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畱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

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樞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樞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之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曰：於帝前排其學術，疑樞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樞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樞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疏，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爲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樞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

反耶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又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寶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

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暑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年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乎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風拔木。雷電。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有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智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肯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士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與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而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

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祀事。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國學事迹

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

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乃上命也。日令家具早膳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於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以爲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蒞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筭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於世、故制爲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爲可法。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

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於能說書者。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於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彊之也。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其始終節次。幾多積參。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先生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竄

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古今儒先議論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終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振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勸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邵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實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尙憊然也。

蜀郡虞公文集云。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埽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

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

鹿庵贊像云。自關洛大儒。倡絕學於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

薛文清公云。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

魯齋。余莫測其爲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卽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蓋真知實踐者也。

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一人而已。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力行之意多。

齋魯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許魯齋先生。中統元年。應召赴都。道謁劉靜修先生。劉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僧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假如司馬相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胡居仁曰。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許魯齋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嚴

撰者 許衡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